



【浮生】

## 听父亲讲奶奶的故事

□马福英

奶奶于九十九岁高龄去世,也算是高寿了。如果不是在九十五岁那年不慎摔倒骨折,寿命再延长十年八年是不成问题的。

奶奶摔伤之前一直是很健康的,耳不聋眼不花,走路不用拐杖。我结婚的时候,母亲请了伯母婶娘一起给我做被子,近八十岁的奶奶负责纫针线,且不用老花镜。奶奶八十岁那年,我的儿子出生。遇到两边父母农活忙的时候,奶奶就主动担当起帮我带孩子的任务。八十岁的奶奶背着我那刚一岁的儿子,在当时我工作的乡镇大院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奶奶九十岁那年,因出门忘记带钥匙,竟然能做出自己翻窗进屋开门的“壮举”。也是这一年,奶奶还重拾剪纸的老手艺,给我们孙辈三人每人做了一个精美的箱体以作念想,还特地给我这个唯一的孙女留了一套剪纸样品。在我小时候,奶奶曾着意引导我学习剪纸和制作箱体的手艺,让我继承她的衣钵,也多一点谋生的本事。无奈我志不在此,没有把奶奶这闻名于十里八乡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现在想起来还是一桩憾事。

七十岁以前的奶奶是很强势的,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在小时候的我眼里,她就是那种封建社会的婆婆,经常找事挑事,为难我的父亲母亲,有时甚至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母亲知书达理、柔弱善良,遇上强势的婆婆,只能躲。父亲很孝顺,不忍忤逆奶奶,但又很明事理,所以夹在中间很是为难。后来年纪大了,奶奶的脾气也慢慢好了起来。待我长大以后,再去回顾奶奶的心理,她的找事挑事,大抵是无意识地跟媳妇争儿子女子吧。

元旦回家,父亲说起奶奶的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往事,我才知道父亲母亲为什么能忍受奶奶的霸道和蛮不讲理。

父亲三岁那年,爷爷去世,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父亲还有一个哥哥,八岁那年因病早夭。奶奶一个人拉扯着孩子,撑着一个家。

1959年,父亲十八岁,在位于平度新河镇的山东省华侨中学读高中。正值自然灾害期间,学校里学生的伙食费和定量降到了最低,父亲因为兼着体育生的缘故,定量在班里是最高的,每月28斤粮食。父亲知道奶奶在家日子艰难,每顿饭都节省出一小块栗子大

小的干粮存起来,计划周末放假回家带给奶奶。一天中午,学校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找到父亲的班级,说是门口有人找。父亲走到学校门口,一看是奶奶,赶紧跑上前。奶奶一把抱住父亲,号啕大哭。父亲紧张地问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咱?奶奶哭了一会儿,说是没事,也没人欺负,就是想儿子了。说了一会儿话,奶奶说,看看你就行了,我回去了。父亲忽然想起自己攒的那一捧碎干粮,就让奶奶稍等一会儿,跑回寝室取了盛放碎干粮的黄书包,交给奶奶,让她带回去。奶奶噙着泪说,你要好好的,我走了。然后就带着那袋干粮回家了。

多年后,父亲听奶奶说,那一次奶奶去看他,实际上是打算去看儿子最后一眼的,当时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正是父亲攒下的这一捧干粮,救了奶奶一命。奶奶当时挎着黄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哭边吃着那些干硬的干粮,没有水,就那么慢慢地嚼着,走到家的时候,基本上吃饱了。这时候的奶奶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哪怕是为了儿子,也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奶奶决定到生活条件稍好点儿的河东一个远房亲戚家去借粮,如果借不到,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度过这段青黄不接的艰难光景。

后来,那家善良的亲戚可怜他们孤儿寡母不容易,借给奶奶36斤粮食,有小麦、玉米、大豆、地瓜干等等,按照市价格折算成现金,打了欠条。回家后,聪明能干的奶奶分批次把这些粮食磨成面粉,蒸成馒头,偷偷地拿到集市上去卖掉,然后用换回的钱买回粮食,再蒸成馒头去卖。卖馒头的过程是很惊险的。装馒头的篮子寄放在可靠的亲戚家里,然后怀里揣着几个馒头,到人群里小心翼翼地联系买家,就是这样一个个、一趟趟地卖。奶奶就靠着这样最原始的商品经济,活了下来。

父亲哽咽着说到这里,我早已热泪盈眶,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年父亲母亲为什么会给予奶奶那么多的忍让和包容。奶奶脾气不好,心地却非常善良,看不得别人受苦。生活但凡能过得去,就经常接济帮衬左邻右舍和亲戚,做了很多善事。我记得小时候,每每有要饭的在我家附近的碾屋里留宿,奶奶总会让母亲多做

些饭食,舀上一碗汤,包上几个干粮,有时还带上块咸菜,打发我们给送过去。父亲说他小的时候,奶奶就是这样。父亲记得有一年冬天,有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和父亲差不多大的男孩要饭到了村里,晚上也是留宿在碾屋里。那一天特别的冷,奶奶想着那对母子在碾屋里会冻死的,特别是那孩子太可怜了,就带着父亲把那对冻得发抖的母子领回家里,挤在一个炕上。家里也不宽裕,没有多余的棉被,那孩子就和父亲盖一条棉被。奶奶摸了一把孩子的棉裤,发现带着很多破洞的裤子里面几乎没有棉絮,絮的是干草。奶奶的眼泪流了出来,二话没说,找了一些旧棉絮絮絮上,再把裤子缝补好。

奶奶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她以她的方式引导我们学会了分享、分担,学会了友爱互让。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不是个无私的人。无论是早前困难时期,还是后来生活好转了,家里有了好东西,特别是那些好吃的,奶奶总会先留出自己那份,然后才分给我们三个孩子。时间久了,我们除了知道先孝敬奶奶,也会自然而然地给父亲母亲留出来。以前农村的孩子即便是上了学,放学或放假都要帮家里干活。我记得每年秋天搂草的季节,奶奶就给还很小的弟弟安排上了活,用竹签子或者长针穿上长长的麻线,让他跟在我们后边穿杨树叶子。我们搂满筐的时候,弟弟也穿了很长的一串,干得兴高采烈……类似的细节贯穿了我们每一个孙辈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奶奶后来在我也有了孩子的时候才告诉我,孩子从不懂事起就要让他养成劳动的习惯,得让他知道,有手有脚的不能吃白食。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奶奶的苦心,也真心佩服奶奶的大气。

奶奶用一点一点细细碎碎长久不懈的坚持,教会我们要懂得有老有少,要做到尊老爱幼、互亲互爱。好的习惯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我和哥哥、弟弟三人从小就那样从“外化于行”到“内化于心”。到现在几十年过去,奶奶不在了,我们的孩子也都已长大了,但我们不管是大家庭凑在一起,还是小家庭独处,长幼有序,互敬互让的传统一直都没有变,而且都有意识地一代代往下传承,传承尊重,传承担当,传承爱。

【世相】

## 城里的菜地

□蒋曼

在房子越来越贵的时候,我们居然有了一块地。以为终于可以过上向往的田园生活了,可以像古代的隐士,种菜东篱下,抬头赏晨曦。

有了一块地,像一个农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读书人的局限在哪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田野上,古代的夫子和今天的城里人如出一辙:天真得像个白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撒下种子,菜园里自会葱葱郁郁,只等我们吟哦抒怀,排遣心中的浊气。

爷爷看了看那块地,撇着嘴说:这也算地?其实就是渣土填埋场而已,黄泥太黏,红土里全是砂砾,水一浇进去就全跑了,肥力更是没有。全是生土,不是熟地。爷爷是火眼金睛,种了一辈子的庄稼,这点眼力还是有的。爷爷不由得怀念起乡下的菜地,比熟人还熟的地。那地知道爷爷老了,锄头刚去,土就散开,贴心得很。种啥,都长得好。爷爷从不亏待他的地。沤的肥,一桶一桶浇上去。地和人是互相养肥的。

我们陆续添置了许多工具,割草的刀,磨刀的石,装水的桶,灌苗的瓢……番茄与豇豆、四季豆都要搭架子,不同的架子。我们千辛万苦到处找粗细合适、长度合适的棍子,还有长长短短的绳子。我们的手还要再巧一点,才能把一园子的菜安

瓜菜汹涌时,我们也欢喜和烦恼一起饱满起来。

于是,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储存食物,用尽晒、腌、泡、酿等等各种手段。家里俨然成为小型食品加工厂,各种罐子、坛子、簸箕、笊箕,还有我们万能的肚子。一个人、一个家,想要单枪匹马地养活自己,实在不容易。当信息时代覆盖农业文明,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个人是无所不能的,只是当我们有了一块地时,才知道力有所不能及。

韭菜割了一茬一茬,蛋和饺子都很委屈,总是和韭菜混在一起。我们也没办法呀,韭菜不吃,就“横眉冷对千夫指”。番茄可以做酱,藏在玻璃瓶中,留着冬天慢慢吃;豇豆晒干,等着冬天炖骨头吃;丝瓜来不及了,让它自然老去,把蓬松的丝瓜瓢取出来,可以做洗碗的抹布。整个夏天,我们都手忙脚乱,忙着收拾菜园,忙着填满自己,忙着把四季的顺序排好——吃的顺序。

种了地,才知道野草比瓜菜厉害,根深茎硬,拽不断,扯不掉,于是我们买了大小镰刀专业工具。收获之前是漫长的管理期。种菜之后,才明白老天爷的威力。白菜长成一朵花,中看不中吃;去年种了两棵黄瓜结了几十个,今年却稀稀拉拉。想不明白:都是一个妈的种子,却为何此一时彼一时?种红薯时逢天旱,要提水去



置得服服帖帖。红薯的藤要多翻,不然只长叶子不长红薯。玉米要疏密合适,太疏就浪费了土地,太密会导致玉米棒子长得小气。

种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蔬菜和庄稼一样排着时令的队,整整齐齐。我们掐指计算,算着播种的天气,瓜菜铺天盖地,天天顿顿要把收获的菜储存在肚子里,真是一件苦差事。我们辛苦地种,辛苦地管理和照顾,还要辛苦地吃。瓜蔬一熟,那就熟得不歇气,汹涌而来,络绎不绝。小白菜、韭菜、空心菜、茼蒿,每天都要掐几把;豇豆和四季豆齐头并进,专门论长短;番茄红了,那是急脾气,你不吃,我就烂;青辣椒转眼就变成红辣椒,拉响警报;冬瓜长得要爆炸的样子。我们心急火燎地吃,直到吃得面有菜色。

浇灌;挖红薯时,却遇连绵阴雨,红薯和泥黏在一起。有了一块菜地,才明白风调雨顺是最大的福气。人只能顺时而为,乐天知命。明明油菜籽长得饱满,隔几天就要收割了,却刮了妖风,吹得人心里慌慌的。一到菜地,果然,油菜全倒在地里,欲哭无泪,抢多少是多少。多少辛苦白费,还得忍着心痛收拾残局。不管怎么心灰意冷,只要有种子和土地,就还能盼望着下一季。

信息时代,我们仿佛对一切了如指掌,个人的力量空前强大,常常产生可以为所欲为的错觉。这个时代也常常暗示我们:命运的优劣是因为人自身的能力。所以,倒霉蛋只能怨自艾。而一块菜地让人明白:哪有什么神机妙算?未来是失望与希望一对双生子,我们只能奋力面对,不能泄气。

投稿邮箱:

qlwbrenjian@163.com